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著

#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

魏明伦 篆

学苑出版社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经费资助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著

#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

赵明远 题

学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 /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著.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77-3643-4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摩崖石刻—北京市—图  
录 IV. ①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8539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潘占伟

装帧设计 : 徐道会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尺寸 : 889 × 1194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40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0 元 (精装)

## 编委会

顾 问：赵其昌 徐自强 吴梦麟 韩 锐

主 编：王晓静

编 委：王晓静 王苹苹 熊 鹰 徐 伟 贾瑞宏

# 序 探寻石壁上的文化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经过数年的田野调查、室内整理与研究，完成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一书的编撰。在此书即将付梓问世之际，作为一名老文物工作者，我对她们所做的工作和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由衷的敬意。

北京地区负山带海，形胜甲天下，自古即为北方重镇，辽代以降，先后为陪都与帝都，逐步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辽至清，除明代以外，这一地域均为少数民族所统治，其独特性为其他古都所不具备。因此，北京地区悠久的历史以及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铸就了北京博大包容和文化多元的城市特点。北京地区独特的地理、历史特点和文化特性，不仅见诸历代留存的文献材料，丰富的文物遗存更是提供了最直观的实物例证。

北京地区各类文物遗存极为丰富，类别也多种多样，其中石刻文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过去北京史地的研究者多注重早期的石刻遗存和一些名家书撰的碑碣，而对分布在远郊山区的摩崖石刻却较少关注。虽然各区县的文物干部和一些文物爱好者对摩崖石刻做了不少的调查和著录，但总的说来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零星石刻的著录和考证。而此次同仁们经过数年的准备工作和一年多的实地勘察，或穿行山谷林间，或攀登绝壁岩穴，跋山涉水，扪石叩壁，孜孜以求，去寻找布满斑斑石花和苔藓的久远字迹，辨认那些泐佚漫漶的笔画，实属不易。她们不畏艰难，顶酷暑，冒严寒，记录了北京地区的四百余则摩崖石刻文字，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填补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方面专著的阙项。我有幸能先睹初稿并多次审阅修改稿，感慨颇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突出印象：

一、该书图文并茂，是迄今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最全面和翔实的一次考察和记录。此书在大量翻阅了他人零星编辑的摩崖石刻资料的基础上，又用一年多的时间实地踏勘了房山、门头沟、丰台、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顺义、平谷等区县的深山和浅山区，记录了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文字四百余则，大体摸清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数量和现存状况，为读者勾勒出了北

京地区摩崖石刻的全貌，使大家对此类石刻产生新的感受和认识，并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该书记录了一些有关文献尚未著录的新材料，比如八大处秘魔崖金大定六年（1166 年）的《解州石匠题刻》以及关沟弹琴峡、银山塔林古佛岩、云居寺石经山等地新发现的一些藏文摩崖石刻。又如燕山公园内的隋代摩崖造像早有记录，但造像旁的题刻却是该书首次披露。该书经过实地调查，也补充和纠正了相关文献记载中一些不完善和不准确之处。如镌于昌平区南口镇龙潭村旁响潭沟内岩石上的《“龙门贤玉”摩崖及诗刻》，一些文献将监察御史董学所书“龙门贤玉”误作严嵩手书“龙潭喷玉”等等。这些与同仁们细致深入的实地踏勘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三、该书的综述部分，在搜集研究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参阅石刻学方面的文献和理论，对历代著录摩崖石刻的文献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厘清了摩崖石刻的源流和字义演变，对其定义也做了比较全面恰当的界定，同时也探讨了摩崖石刻一些相关问题，譬如摩崖石刻的形式、“题榜”类摩崖的定义和特点以及太湖石石刻、墨书题记等都做了较为中肯的论述，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概况和历史地理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总结。

四、该书在摩崖石刻的著录方面也做了新的尝试。此书在著录石刻时，不仅对石刻的地点、环境、尺寸、字径、存字状况做了详细记录，也注意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使用了 GPS 定位仪对所有摩崖石刻进行卫星定位，使各处摩崖的地点、相对高程等都有了较为准确的记录，改变了过去只能注记相对位置的缺憾，为专业的文物工作者和石刻爱好者探寻摩崖石刻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可靠的记录。该书按区县和分布地点编排次序，并附录有年代索引，这种编排既考虑到了不同时期摩崖石刻集中一地甚至一面崖壁的情况，也使人们对不同历史时期摩崖石刻的数量和分布一目了然。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同仁们一年多来在北京的山水间奔波跋涉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坚持不懈、以苦为乐的精神。

那些星星点点散落于遥远山间的石刻文字抒发了古人对北京山川风物的恋恋情怀，使得冰冷的岩石崖壁承载了人文的雅趣和历史的厚重。我深信，当读者阅读这本书时，都会感同身受，深深地热爱北京美丽的山川风貌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对摩崖石刻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也一定会有全新的认识。

坦荡人 吴梦麟

庚寅年夏月

# 前言

“摩崖石刻”是指镌刻于天然岩石或崖壁上的一类石刻。北京三面环山，西部有巍巍太行山自南向北逶迤蜿蜒，北部和东部有燕山山脉横亘雄踞，多山的地理环境为摩崖石刻的镌刻提供了绝佳的载体。北京自古为北方重镇，辽金以来逐步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摩崖石刻的书撰留题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历史环境。正是这种独特的山水人文气质造就了北京地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摩崖石刻。如今，这些摩崖石刻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

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西依太行，北枕燕山。这两座山脉如同天然屏障，阻隔在华北平原与北方的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之间，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天然分界，诚如明代大学士杨荣所言：“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明代大学士桂萼亦盛赞北京“形胜甲天下，扈山带海，有金汤之固”，无怪乎古人在描绘北京形胜时有“藏风聚气”、“天限华夷”之语了。北京独特的山川地理风貌和历史人文特点决定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分布状况和特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分布带。这些分布带南接华北平原，北通蒙古高原和辽东地区，与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之间来往的天然通道有着紧密的关联，而联系着不同地域和文化的通道决定了各个分布带鲜明的地域和人文特点。

第一个分布带在北京西南山区，即房山区的西部和南部山区一带。这一地带紧邻北京地区通往华北平原的通道，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佛教正是经由此路线传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京地区隋、唐、辽等年代较早的摩崖石刻基本分布在这一带。

第二个分布带在京西的门头沟区一带，是北京通往山西、河北和北方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流经门头沟区全境，著名的京西古道东西横贯。这里山高沟深，地势险要，自古即为军事战略要地，分布着诸多军事城堡和长城关隘。这里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村落密布，也是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之地，有著名的千年古刹潭柘寺、戒台寺、西峰寺等。清代至民国年间，妙

峰山碧霞元君的朝山庙会更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民间信仰和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门头沟区这种地理历史特点决定了北京地区绝大多数修桥补路等公益性的摩崖石刻分布于此，这里也是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类摩崖石刻最为集中之地，同时也分布着边防军事类摩崖（其中包括北京地区最早的摩崖石刻——《武定摩崖石刻》）和治理永定河的水利类摩崖，虽然数量不多，但弥足珍贵。门头沟区的东部由于距北京城区较为近便，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一些贵族官宦或文化名流在此购地置园或营建别墅，留下了一些题榜、诗刻等文化艺术水平较高的摩崖石刻。因此这一带成为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历史最为悠久、形式最为多样、内容最为丰富并且数量较为可观的地区。

第三个分布带即北京西北地区的昌平区与延庆县交界处的关沟一带。这里是太行山和军都山（燕山）相接之地，关沟所在地即著名的“太行八陉”之第八陉“居庸陉”，亦称军都陉，因修建有“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故而称关沟，是北京通往河北张家口和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蒙元皇帝、贵族出入元大都的必经之地，也是明代长城设防的重中之重，关沟以东还是明皇陵所在，因而此地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元、明史迹和摩崖石刻。

第四个分布带即北京北部连接了诸多关隘的长城沿线。这些关隘均扼守在通往北方蒙古高原或辽东地区的通道上，摩崖石刻也多分布于关隘附近。如怀柔区北沟村的摩崖石刻群，其北不远处有明代的长城险关“擦石口关”，擦石口关东即内长城和外长城的结点处“北京结”；《“天设金汤”摩崖》在连云岭长城“磨石口关”附近；《“金汤”摩崖》在黄花城长城的“头道关”南侧；黄花城向北有路通往延庆县的四海镇，四海镇附近有《“天门关”摩崖》。密云县北部番字牌村的梵、藏、蒙文摩崖石刻南不远处有明代古堡“白马关堡”，这里也是通往河北以及北方的通道。古北口自古为重要的关口和交通要道，其东部的雾灵山分属北京和河北，雾灵山的北京境内部分迄今尚未发现重要的摩崖石刻，但其隶属于河北境内的山上发现多处摩崖石刻，其中有明兵部尚书谭纶、阅视侍郎汪道昆、总督侍郎刘应节、总都督戚继光等巡边官员的题名及题诗摩崖，是研究这条通道的重要文物遗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京西郊即今石景山区和海淀区的西山一带，由于地处近郊，其摩崖石刻的分布同北京城市的发展历史有着紧密联系，这一带的摩崖石刻数量超过 200 则，约占北京地区摩崖石刻总量的一半，因而成为北京地区摩崖石刻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之地。这里分布了一些辽、金、元、明的摩崖石刻，其内容涉及寺庙和僧侣活动、卫所设防、开山采石、游历题诗等宗教、军事、经济、艺文诸方面内容。尤其是香山、颐和园、青龙山、八大处等地，清代建有皇家园林“三山五园”，民国时期达官名流在此兴建了大量的别墅，这里也是寺庙道观的集中之地，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摩崖石刻绝大多数分布在这里。

北京地区由于其“内跨中原，外控朔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古即为北方军事重镇。辽代以降，这里先后成为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帝都，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位

逐步彰显，日益重要。从辽至清，除明代以外，占据这里的统治者均为少数民族即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统治给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种种独特的印记。这种独特性，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一些著名的都会城市所不具备的。北京虽然地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但除了有明一代，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而非民族对抗和文化冲突成为这一地域的主旋律，险关隘口，成为南来北往的通衢，只有明代才修筑长城，民族冲突和对抗才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熔铸了北京这种博大包容、文化多元的城市特性和文化品格，而这种特点也给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金代女真族皇帝和贵族留题的摩崖石刻，表面看是附庸汉族士人题咏的风气，深层的解读却是金代女真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元代的摩崖石刻不仅有汉文，也出现了约 20 则梵、藏、蒙文的六字真言摩崖石刻等，不仅是元代“政教合一”的宗教政策以及崇奉喇嘛教的体现，也反映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元性。明代最具特色的摩崖石刻就是在长城关隘附近留题的修筑长城、巩固边防及抵御北方蒙古侵扰的军事类摩崖石刻。与蒙古、女真等北方民族敌对紧张的民族关系是明代北京挥之不去的梦魇，这又印证了北方草原民族对北京城市历史的重要影响。清代的摩崖石刻中不仅有许多满族皇帝亲贵的诗作题咏，许多民间的摩崖石刻的题名中往往汉人和满人同时列名，这种情况在清代许多碑刻的题名中也是如此。满人积极参与汉人的民间风俗和宗教信仰活动的现象，反映了满人对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也是满汉之间融洽相处的一种写照。满人和北京的各族人民一起参与创造并构建了北京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关沟一带分布的摩崖石刻，其内容浓缩了千年来北京地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交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诚可谓北京这种城市特点、文化品格和独特历史的最好诠释。从关沟西不远处的金代佛岩寺遗址遗存的《吕贞干题刻》等两则金代摩崖，可知关沟一带在金代便为文人雅士的休闲游历之地。元代的关沟更是变为通衢，元熊梦祥《析津志》云：“居庸在直都城之北，中断而为关，南北三十里，古今夷夏之所共由定，天所以限南北也。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居庸关和关沟为元朝皇帝往返元大都和上都的必经之地。元人修建了著名的过街塔（元代这里为永明寺，寺南即过街塔。后塔毁，只留下塔的台座，后人称之为“云台”），天险雄关变为通途，蒙古皇帝、贵族、官员、僧侣（喇嘛）、商人、百姓以及车辆、马匹在这条通道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居庸关云台过街塔下古道上至今还留有深深的车辙和马蹄印。而在关沟一带崖壁上镌刻的摩崖造像和梵、藏、蒙文的六字真言等佛教咒语摩崖，就是当年这里繁忙往来情形的历史见证。明代，由于和蒙古人的紧张关系，关沟一带修筑了高大雄伟固若金汤的长城和关城，重重设防，重兵把守，仙枕石上明代兵部尚书许论的题刻便是那个烽火狼烟的岁月留下的珍贵印记。清代，这里又变通途，八达岭长城旁镌刻的《“天险”摩崖》，则成为人们对往昔战争年代的追忆。

辽代以来，北京或为陪都，或为首都，因此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帝都风范，

其表现有三：

其一，皇帝御笔题刻数量颇为可观，如传为金章宗御笔的《驻蹕山摩崖》，明万历皇帝御书的《“灵根古柏”摩崖》，创造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辉煌时期的清乾隆帝在香山和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等地留题的约 75 则诗刻和题榜摩崖，还有清嘉庆帝、道光帝以及虽未称帝但却掌控晚清政局 48 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的御笔诗刻和题刻，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皇帝御笔所题的摩崖石刻总数不下 80 则，约占我们所调查摩崖石刻总量的五分之一。

其二，太监也留题了为数不少的摩崖石刻。太监，作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和专制统治的特殊伴生物以及皇帝身边必不可少的一类特殊人群，太监题刻也是帝都特点的一种表现。明清两代有不少太监留题的摩崖，为我们了解、研究太监群体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史料。

其三，则是刻工之精良。首善之区，人才济济，自然不乏铁笔传神的良匠，皇帝的御笔题刻更是马虎不得，因此许多摩崖石刻的刻工甚为讲究。

镌题于北京山川胜迹间的摩崖石刻犹如一部石刻百科全书，是我们了解和品读北京山川地理风貌和悠久历史文化最直观的读物，而阅读这部百科全书的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走出家门，走进北京绚丽多姿的山山水水之间，“行万里路”，就是“读万卷书”。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便是我们这些年来在北京的山水间奔走跋涉探寻摩崖石刻的一个总结。从 2000 年起，笔者开始调查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并搜集和整理了许多文献和普查资料，形成了该书的雏形。得到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出版基金的资助后，笔者邀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组成一个调查组，从 2008 年夏至 2009 年冬，对北京市房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昌平区、延庆县、怀柔区、密云县、顺义区、平谷区共十一个山区区县的摩崖石刻进行了调查和复查，实地踏勘了摩崖石刻分布地点百余处，获得了 410 余则摩崖石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以严肃、认真、严谨的态度，对这些摩崖石刻进行了拍照、测量、GPS 定位，并对石刻的方位、现状、尺寸、存字状况做了如实记录。“辨模糊字”，是我们石刻馆同仁们常做的功课。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破坏，摩崖石刻的刻文多有漫漶。本书除对所有能够录文的摩崖石刻按照石刻学的规范和要求进行录文和著录外，还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补录泐佚文字。除极个别由于距地过高或其他原因无法丈量的摩崖石刻外，本书对绝大多数的摩崖石刻均有尺寸记录。本书对调查的所有地点均使用 GPS 定位仪进行了 GPS 定位。由于 GPS 定位仪本身存在一定误差，加之一些摩崖石刻分布在山坳中，卫星信号接收情况不太理想，所以误差在所难免，这些数据仅供参考，不准确之处还望见谅。在此基础上，笔者参酌相关文献和石刻学方面的理论著述，厘清了摩崖石刻的源流和字义演变，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摩崖石刻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概况、历史特点及地理分布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总结，也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和论述。

在本书中，我们发现和记录了一些有关文献尚未著录的新材料。如延庆县关沟内的五桂头古洞附近，除相关文献已经记载的4则梵、藏、蒙文摩崖外，在这4则摩崖上方一个坐西朝东的山洞外南侧崖壁上，我们新发现一则《梵藏蒙文合璧六字真言摩崖》。本书所收录的昌平区银山塔林《古佛岩藏文摩崖》、房山区云居寺石经山上藏经洞附近的《藏文摩崖》，均为这次调查时发现，尚未见有关文献著录。八大处证果寺西北秘魔崖上镌刻的金大定六年（1166年）《解州石匠题刻》以及元贞二年（1296年）《元贞二年题刻》等，也是这次调查时的新发现。

本书也补充和纠正了相关文献记载中一些不完善和不准确之处。如镌于昌平区南口镇龙潭村旁响潭沟内岩石上的《“龙门贤玉”摩崖及诗刻》，《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将监察御史董学所书“龙门贤玉”误作严嵩手书“龙潭喷玉”。再如《门头沟文物志》记载有“房良口”摩崖，经调查，该摩崖现已不存，但书中未作说明。又如，刻于门头沟区西北白羊石虎村西部山谷孤山崖壁上的《宛平怀来交界摩崖》，字径大小不一，大字字径高、宽7—10厘米不等，小字字径高、宽均约5厘米，《门头沟文物志》曰“孤山”二字字径“逾尺”，当是误记。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切感到这些分散于山间的摩崖石刻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如石景山区福惠寺《魁星图》摩崖画被盗，《龄昌诗刻》也遭毁坏，仅存下方一小部分；门头沟区的《敕赐弘恩寺地界摩崖》被一些登山者随意涂画；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开山采石，使得许多摩崖被毁。凡此种种，无不令人扼腕叹息。自然界的雨雪风霜也时时侵蚀这些石刻。如怀柔区北沟村的多处摩崖石刻，几年前我们去调查时，其字口尚比较清晰，而这次调查，这些摩崖的字口多已模糊了；延庆县五桂头的《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摩崖碑》和几则梵、藏、蒙文六字真言摩崖也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剥蚀。因此，本书着重记录这些摩崖石刻的现状，希望能为后人留下较为可靠的记录，也算我们为保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尽些许绵薄之力。我们也借此书呼唤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这些文物古迹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失去了，就永远不可能再生了。

在调查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区县和地方为保护这些古迹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延庆县弹琴峡一带古迹众多，有关部门清理杂草和垃圾，修筑道路，并立了保护标志；门头沟区著名的连山碑——《石古崖修桥补路摩崖碑》下方塌毁的古道现已恢复；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摩崖石刻——《武定摩崖石刻》周围的环境也得到了治理，石刻上面还加了防护罩，这些地方也都新立了保护标志。这些举措，让我们感到文物保护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本书出版在即，我们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但仍有许多遗憾之处。时间仓促，有相当一部分相关文献已经著录的摩崖石刻未能实地踏勘，如门头沟区的《潭柘紫石塘官界摩崖》、《珠窝湖修路摩崖》，房山区的《茶楼顶摩崖造像及题刻》等等。有部分地点如门头沟区的仰山栖隐寺，由于寺庙修缮，不对外开放，前往两次均无功而返。也有个别的摩崖石刻未能找到，如门头沟区万佛寺遗

址据记载有八处《“佛”字摩崖》，我们仅调查到三处。此外，我们调查了二十余则梵、藏、蒙文摩崖，有一些属于新发现，还需请文字学方面的专家予以释读。种种不足，尚祈见谅。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王晓静

2010年2月

# 凡 例

一、本书是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现存状况所作的初步总结和著录，图文并重，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

二、本书类别：属石刻学类。

三、收录内容：1949 年（含 1949 年）以前的摩崖石刻。

四、收录范围：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的十八个区县。

五、行文格式，一目一条或同一地区的一组摩崖石刻为一条，首列名称，下系叙述文字、录文、照片或拓影。

六、本书中所收录文均根据我们所调查的摩崖石刻现状著录，录文格式如下：录文所用文字均为简体字，若无相对应的简体字，则照碑直录；“J”为转行符号，用于录文中每行的结尾处，表示该行文字结束；“□”表示录文中漫漶无法辨识的文字，一个“□”表示一字；而同一行录文中连续几字漫漶，又无法确定所泐文字字数，用“□”表示；石刻文字现已漫漶，但根据相关文献或作合理推测补录的文字，外加方框表示，如“因”。

七、许多摩崖石刻文字内容古奥，或漫漶脱字，断句实属不易，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不敢妄加断句。因此除对摩崖诗刻予以断句，对摩崖石刻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如《礼记》、《庄子》等根据通行的标点本进行标点，其他录文均不断句或标点。

八、编排方式：各处摩崖分区县编排，各区县大体按照其在北京行政区划版图由南至北，由西至东的地理方位排序。区县下条目，单条摩崖石刻按名称列目，同一地点分布多则摩崖则按地点列目，其下再按名称列目。区县下条目按年代先后排序，同一地点有不同时代多则摩崖石刻者，以这一地点出现的年代最早者为排序依据。同一地点的摩崖石刻，亦按年代先后排序。若均镌于同一崖壁，其数量又较多，为叙述方便，则按其相对位置依次排列，如云水洞内摩崖石刻排序即从崖壁的南侧到北侧排列，福惠寺摩崖石刻则从西至东排列等等。为了能清楚勾勒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正文后附有按年代编排的索引。

# 目 录

序 探寻石壁上的文化 /1

前言 /1

凡例 /1

##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综述 /1

### 房山区 /33

孔水洞摩崖石刻 /34

迎风坡摩崖造像及题刻 /37

云居寺石经山摩崖石刻 /38

大峪沟摩崖造像及题刻 /44

上方山云水洞摩崖石刻 /45

羊耳峪大象石摩崖石刻 /48

南郑村石匠题刻 /50

圣水峪摩崖造像及题刻 /51

“莲子峰”摩崖 /53

### 门头沟区 /55

武定摩崖石刻 /56

崇化寺买地文书摩崖 /58

天门山摩崖石刻 /59

守口千户李宫题刻 /61

石佛村摩崖石刻 /63

火村修路题刻 /65

齐家庄青楞山朝阳洞摩崖碑 /66

石古崖修桥补路摩崖碑 /67

万佛堂村摩崖石刻 /69

宛平怀来交界摩崖 /71

南官园摩崖石刻 /72

东板桥村重修桥路摩崖碑 /76

木城涧黑虎桥摩崖石刻 /77

盛泉岩捐资铸钟摩崖碑 /79

“醇亲王到此”摩崖 /81

王德榜修筑永定河题刻 /82

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摩崖石刻 /83

福恩书摩崖对联 /86

西峰寺溥儒摩崖石刻 /87

潭柘寺摩崖石刻 /91

“锦簇攒天”摩崖 /94

### 丰台区 /95

千灵山摩崖石刻 /96

### 石景山区 /101

八大处摩崖石刻 /102

石景山摩崖石刻 /113

龙泉寺藏文六字真言摩崖 /116

双泉寺翠微山摩崖石刻 /118

接引佛摩崖造像及题刻 /120

太监何某题刻 /121

青龙山狮子窝摩崖石刻 /122

“普渡桥”摩崖 /124

福惠寺摩崖石刻 /125

天泰山慈善寺冯玉祥摩崖石刻 /129

## 海淀区 /133

凤凰岭摩崖石刻 /134

温泉显龙山摩崖石刻 /136

北法海寺摩崖石刻 /142

“阳台山”摩崖 /147

卧佛寺和樱桃沟摩崖石刻 /148

香山公园摩崖石刻 /154

颐和园摩崖石刻 /180

## 昌平区 /205

佛岩寺遗址摩崖石刻 /206

驻跸山摩崖石刻 /208

仙枕石摩崖石刻 /212

“龙门贤玉”摩崖及诗刻 /215

供奉观音菩萨题名摩崖碑 /216

银山塔林摩崖石刻 /218

“九华分秀”摩崖 /220

## 延庆县 /221

弹琴峡五桂头摩崖石刻 /222

阿弥陀佛摩崖造像及题刻 /226

“望京石”摩崖 /227

藏文六字真言摩崖 /228

“天险”摩崖及题刻 /229

佛峪口摩崖造像及题刻 /230

“天门关”摩崖 /231

## 怀柔区 /233

洞庙沟摩崖石刻 /234

甘涧峪摩崖石刻 /235

“天设金汤”摩崖 /237

“金汤”摩崖 /238

北沟村摩崖石刻 /239

天华洞摩崖石刻 /245

“壹善”摩崖 /246

## 密云县 /247

番字牌摩崖石刻 /248

云峰山摩崖石刻 /256

陇南王进泰题刻 /260

## 顺义区 /261

椒园山连山碑 /262

## 平谷区 /265

兴善寺摩崖石刻 /266

## 附录 /267

参考书目 /268

年代索引 /272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之最 /287

## 后记 /290

#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综述

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西、北、东三面环山，山川壮丽，历史和文化积淀深厚，清代学者孙承泽赞曰：“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sup>1</sup> 北京的山水名胜、险关隘口一带分布着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摩崖石刻，犹如一部石刻的百科全书，吸引我们前去探寻阅读。从 2000 年起，笔者开始调查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得到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出版基金资助后，笔者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组成一个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大体摸清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数量和现存状况，在此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拟探讨摩崖石刻的源流和定义，并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概况和历史地理特点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总结。

## 一、摩崖石刻的定义

所谓“摩崖石刻”，是指镌刻于天然岩石或崖壁上的一类石刻，同时也包含了这类石刻（包括文字和图像）的制作工艺和特点，即以天然岩石或崖壁为载体、以刀做笔刻写而成的石刻。摩崖石刻由于其因山而凿，材料简单易得，应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石刻类别。

古代先民在天然崖壁上刻画的图案和符号，即人们所谓的“岩画”，从其制作工艺上来讲，也可称为摩崖石刻。我国著名的岩画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新疆的阿尔泰山岩画、宁夏的贺兰山岩画等。

我国摩崖文字石刻很可能在文字创造初期就出现了。由于摩崖石刻所需材料简单易得，古人可能在岩石或崖壁上刻写过文字，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石刻文字或者已经湮灭，或者目前尚未发现，抑或发现后不能确定年代。如河北赞皇县坛山据传为周穆王时期的“吉日癸巳”摩崖（又名《坛

---

1 见《天府广记》第 6 页，清·孙承泽纂，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 2 月。

山刻石》，原石已失）、贵州安顺的《红岩古刻摩崖》（亦称《红崖天书》）等摩崖，虽然有多家著录，但各家对这些摩崖的年代和真伪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不能肯定它们为我国早期的文字摩崖石刻。查《河北金石辑录》，河北省永年县朱山顶上所镌西汉初期赵遂王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的《群臣上麟刻石》，应当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且有明确纪年的摩崖石刻。但也有些学者对该刻石的年代持有异议。因此徐自强、吴梦麟合著的《古代石刻通论》认为，根据可靠记载和现有实物考察，可以确指为摩崖石刻者，最早见于东汉时期。摩崖石刻大量出现也在东汉时期。东汉时期摩崖石刻的著名者当属陕西汉中褒城县石门地区的《汉鄯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和《杨淮、杨弼表记摩崖》等。

我国摩崖石刻造像则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广泛传播而出现的。最早的摩崖造像当属位于江苏连云港市南郊东汉时期的孔望山摩崖造像，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摩崖造像。

我国古代的史籍文献中很早就已经著录了上述三类摩崖石刻。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附录窦融曾孙《窦宪传》载：“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sup>1</sup>该铭即历史上著名的《封燕然山铭》，而“勒石燕然”也成为古代人们建立边功的象征，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有“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名句。铭文中“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语，笔者据此认为《封燕然山铭》当为摩崖石刻，而《后汉书》因此也成为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摩崖石刻的史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中收录有《燕然山铭》拓本，其下的图版说明云：“东汉永元元年（89）七月摩崖刻。在新疆伊犁。拓片高220厘米，宽123厘米。班固撰。隶书。有谓翻刻者”。<sup>2</sup>据此可知，国家图书馆所存镌于新疆伊犁的《燕然山铭》拓本系摩崖石刻。但一般认为古之燕然山位于今外蒙古的杭爱山，而非新疆伊犁。该摩崖来历颇有些可疑，可能为后人翻刻，翻刻所本是否为窦宪勒铭，不得而知。

据《晋书》卷五十五《张载传》，西晋文学家张载“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sup>3</sup>从“镌之于剑阁山”语推断，该石刻毫无疑问当属摩崖石刻。

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亦著录了一些摩崖石刻。该书记载了黄河沿岸的岩画：“今晋昌郡南及广武马蹄谷盘石上，马迹若践泥中，有自然之形……夷人在边效刻，是有大小之迹，体状不同，视之便别。”<sup>4</sup>该书还记载了伊阙两侧石壁上所镌魏晋时期的两则摩崖文字石刻：“阙左壁有石铭云：

1 见《后汉书》第814—815页，宋·范曄撰，中华书局，1993年3月。

2 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第2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

3 见《晋书》第1516—1517页，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96年4月。

4 见《合校水经注》卷二第34页，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中华书局2009年2月。